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何瑾

瑾一作瑾之爲車騎參軍有集十一卷

悲秋夜

欣莫欣兮春日悲莫悲兮秋夜伊秋夜之可悲增沈懷于遠情歎
授衣于幽詩感蕭瑟于宋生天寥廓登高寒氣淒肅兮厲清燕沂
陰兮歸飛雁懷陽兮寒也霜凝條兮漼漼露霑葉兮泠泠

藝文類
卷三十一

二十三

卞範之

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太元中自丹陽丞爲始安太守安帝
初桓玄引爲江州長史歷丹陽尹進征虜將軍散騎常侍玄篡
位進侍中後將軍封臨汝縣公遷尚書僕射玄平斬于江陵

杖贊

口口嘉名，藿藿雲質，口而杖之，曰協天杖。

書鈔一百三十三

無患枕贊

器物多祥，君子攸宜，有去有取，慶合患離，覺寐枕玩，功用全施。

書鈔

一百三十四

下嗣之

嗣之元興初，爲中領軍，桓玄篡位，進侍中。

沙門應致敬啟

十二月三日，侍中臣嗣之，給事黃門侍郎臣袁恪之等言：詔書如右，神道冥昧，聖詔幽遠，陛下所宏者大，爰逮道人，奉佛者耳，率土之民，莫非王臣，而旨向化，法服便抗，禮萬乘之主，愚情所未安拜，啟之禮，豈虧其道，尊卑大倫，不宜都廢，若許其名，教之外關，其拜敬之儀者，請一斷引見，啟可紀識，謹啟。

沙門不用給事二

再啟

侍中臣嗣之等故事重被明詔崇沖挹之至履謙光之道愚情眷眷竊有未安治道雖殊理至同歸尊親法教不乖老子稱四大者其尊一也沙門所乘雖異跡不超世豈得不同乎天民陛下誠欲弘之于上然卑高之禮化治之典愚謂宜俯順羣心永爲來式請如前啟謹啟

沙門不拜
俗事二

三啟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被詔如右陛下至德圓靈使吹萬自己九流各徇其美顯昧并極其致靈澤幽流無思不懷羣方所已資通天人所已交暘臣聞佛教自神慧爲本道達爲功自斯已遠蓋是斂麤之用耳神理緬邈求之于自形而上者虔肅拜起無虧于持戒若行道不失其爲恭王法齊敬于率土道憲兼隆內外咸得矣臣前受外任聽承疏短乃不知去春已有明論近在直被詔便率

其愚情不懼允合。還此方見斯事。屢經神筆。宗致悠邈。理折微遠。非臣駑鈍所能擊讀。沙門禮已行之前代。今大明既昇。道化無外。經國大倫。不可有關。請如先所啟攝外施行。謹啟。沙門不拜 俗事二

四啟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奉詔。自有內外兼弘者。聖旨淵通。道冠百王。伏讀仰歎。非愚賤所逮。尊王祇法。臣下之節。是曰拳拳。頓執所守。明詔超邈。遠略常均。臣暗短不達。追用愧悚。輒奉詔付外宣攝。謹啟。永始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沙門不拜 俗事二

卞承之

承之字敬宗。安帝時爲光祿勳。有集十卷。

魏賦序

鳥真野之性。備于俯仰之間。專視緩步。有自卑之志。御覽九百 二十五

溝井贊

爰有遠井，冽彼下泉，引流重壤，合曜青天。蘊甘澄潔，湛爾終年。圖

象懷惻，寄旨嘉荃。

藝文類聚九

無患枕贊

并序

無患木名也，言人枕之無患也。

御覽七

爰茲素朴，名爲吉始。匠人斯製，曰獻君子。

藝文類聚八十九長隔御覽九百五十九

災氣永集，靈祉展轉。枕之，寤寐含喜。

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四

樂社樹贊序

余門前有一社樹，盤根疏柯，曰非近世所植。抗秀路左，流陰庭宇。

莊周喻道于商丘之木，匠石辨才于曲轅之棘。由斯而觀之，固可

曰悟微矣。

御覽五百三十二

甘蕉贊

扶疏偃樹，質則非木。高舒垂蔭，異秀延曠。厥實惟甘，味之無足。

藝文

類聚八十七御覽九百七十五

懷香贊

有卉惟翠因實制名濛濛綠葉荏苒弱莖寄芬微風寓秀閉庭懷
而芳之爲翫于情款文類聚八十一

湛方生

方生爲衛軍諮議參軍有集十卷

風賦

有氣曰風出自幽冥蕭然而起寂爾而停雖宇宙之洪遠倏俄頃
而屢經同神功于不疾等至道于無情胡馬感而增思風母殞而
復生啟慘冬之潛誓達青春之句萌因嚴霜已厲威順和澤已開
榮故君德喻其靡草風人假曰爲名及其猛勢將奮屯雲結陰洪
氣鬱裊殷雷發音勃然鼓作拂高凌深天無澄景嶺無停林六躬
爲之退飛萬竅爲之哀吟亦有飄冷之氣不疾不徐靡靡微扇疊
疊清舒王喬曰之控鶴列子曰之乘虛若乃春惠始和重褐初釋

遊步蘭皋，遊眄平陌，響詠空嶺，朗吟竹柏。穆開林，已流惠，疏神襟。
已清滌，軒濠梁之逸興，暢方外之冥適。菴文類聚一
初學記一

懷春賦

夫榮凋之感人，猶色象之在鏡，事隨化而遷迴，心無主而虛映。眄
秋林而情悲，遊春澤而心令。孰云知其所已，乘天感而叩性。雖四
時之平分，何陽節之清淑。日婉變，已舒和，氣有仁而無肅，雷發響
于南山，雨漸澤于四溟。啟潛蟄于九泉，收靈地于天庭。修虹煥綠
仁而革性，鷓鴣乘化而變聲。麥芄芄而含秀，桑藹藹而敷榮。華照
灼，已爛林，葉婀娜，已媚莖。菴文類聚三初學
記三御覽二十

秋夜

悲九秋之爲節，物凋悴而無榮。嶺積鮮而殞綠，木傾柯而落英。履
代謝，已惆悵，覩搖落而興情。信皋壤而感人，樂未畢而哀生。秋夜

清兮何秋夕之轉長夜悠悠而難極月皦皦而停光播商氣已清
溫扇高風已革涼水激波已成漣露凝結而爲霜凡有生而必凋
情何感而不傷苟靈符之未虛孰茲戀之可忘何天懸之難釋思
假曠之冥方拂塵襟于玄風散近滯于老莊攬逍遙之宏維總齊
物之大綱同天地于一指等太山于毫芒萬慮一時頓泯情累豁
焉都忘物我泯然而同體豈復壽夭于彭殤

藝文類
卷三

星傾暉已流素

北堂書鈔一
百五十四

氣入肌已淒凜風灑林而蕭索

同上

白露霏已靜降

同上

遊園詠

詠茲境之可懷究川阜之奇勢水窮清已徹鑿山鄰天而無際乘
初霽之新景登北館已悠曠對荆門之孤阜傷漁陽之秀岳乘夕
陽而含詠杖輕策已行遊襲秋蘭之流芬幙長猗之森修任緩步

曰升降。歷丘墟而四周。智無涯而難恆。性有方而易適。差一豪而
遽乖。徒理存而事隔。故羈馬思其華林。籠雉想其皋澤。矧流客之
歸思。豈可忘于時昔。數文類聚

懷歸謠

辭衡門兮至歡。懷生離兮苦辛。豈羈旅兮一慨。亦代謝兮感人。四
運兮道盡。化新兮歲故。氣慘慘兮凝晨。風悽悽兮薄暮。雨雪兮交
紛。重雲兮四布。天地兮一色。六合兮同素。山木兮摧披。津壑兮凝
沍。感羈旅兮苦心。懷桑梓兮增慕。胡馬兮戀北。越鳥兮依陽。彼禽
獸兮尚然。況君子兮去故鄉。望歸塗兮漫漫。盼江流兮洋洋。思涉
路兮莫由。欲越津兮無梁。數文類聚

上貞女解

伏見西道縣治下里龍麟。年始弱笄。出適皮氏。未逾半圭。背京殞
沒。京兄弟三人相尋。凋落。外靡期功之親。內絕肩嗣之繼。憐貨其

父母之資躬親機杼之勤數年之間三喪俱舉四節悉嘗于今不
輟志存匪石之固行無片言之玷賢良屢聘誓而弗許守節窮居
于今五十餘年矣詳觀之遺烈書于記傳者或毀髮膚之體已絕
求者之望或自經溝中苟全不奪之志雖操存而身亡行立而形
虧寡能兼全其道始終若斯者也憐蓋草萊之婦人耳生于幽谷
之中長于荒榛之下目不見尺素之文耳不聞今古之說師心率
已蹈茲四德抑可謂稟靈山岳自然天知者矣而彤管未揮令問
不彰非所引表賢崇善激揚貞風也

藝文類
卷十八

修學校教

貴郡之境山秀水清嶺舉雲霞之標澤流清曠之氣荆藍之璞豈
不在茲

藝文類聚
三十八

七歡

有巖棲先生者學道養生離親絕俗漱清泉蔭茂木慕赤松之清

廩乃餐霞而絕穀朝隱大夫尋條援葛往而問之曰營中郡曰起
館指土圭曰正宮宅既平而士沃實商旅之所通究精巧之妙思
盡土木之所窮南軒高館北連修堂左互東序右列西廂飛甍雲
構軒軒鏘鏘連棟抗檠若飛若翔幽籠納響素壁流光乃有傾城
之色玉質鳳章手習清弄心達宮商子能從我而翫之乎

大夫曰歲季月除大蜡始節繁霜朝氛淒風夕發策龍咽曰借逝
問虞人于中林審蹊徑之所由知此澤之多禽前批猛獸後拉黃
罷聲不得發爪不暇施此遊獵之壯觀子能從我而觀之乎

大夫曰青陽開運和氣流人天無纖翳地無飛塵五湖靜波四瀆
凝津命向方之嘉友聊汎舟曰遊春此舟儼之駿遊子能從我而
乘之乎

大夫曰有嶧山之孤桐生千仞之峻嶠乘危巖曰託根間丹霞而
鍊標若麗霜之淒切困寒風之蕭條若乃清秋遙夜器朗絃徹閑

心理氣臨流鏡且伯身揮爪曰清弄鍾期中曲而撫節子能從我而聽之乎

大夫曰良疇沃壤傷山之阿靈澤津其根春露染其禾上蔭玄雲輕蕙下流石泉清波含山澤之清潤結玉實于秋霜簡嘉穗曰精微瓏冰散而珠光灑縹緲于九秋蘊二日于三陽米望麩而冰消蕤未啟而流芳此五穀之精液子能從我而嘗之乎

大夫曰生乎三季之世隔乎大國之間戎馬生于郊畿英雄森曰比肩意氣冠宇宙毫勢扼丘山強虜元師懸首太白勦勒王府功刊金石此不世之奇遇也子能從我而立之乎

大夫曰蓋聞至道曰無主員應靈籥曰內盛無窮陰陽曰燠燠成化五行之守分相攻是曰撫往運而長揖因歸風而迴軒挂長纓于朱闕反素褐于丘園靡閑風于林下鏡洋流之清瀾仰濁酒曰

箕踞閒絲竹而臨言

藝文類聚
五十七

廬山神仙詩序

潯陽有廬山者，盤基彭蠡之西，其崇標峻極，辰光隔輝，幽淵澄深，積清百仞，若乃絕阻重險，非人跡之所遊，窈窕沖深，常含霞而貯氣，真可謂神明之區域，列真之苑囿矣。太元十一年，有樵採其陽者，于時鮮霞褰林，傾暉映岫，見一沙門披法服，獨在巖中，俄頃振裳揮錫，凌崖直上，排丹霄而輕舉，起九折而一指，既白雲之可乘，何帝鄉之足遠哉！窮目蒼蒼，翳然滅跡。藝文類聚七十八

羈鶴吟序

鄉人王氏有養鶴者，摧翮虞人之手，心悲志喪，後三年羽翮既生，翻然高逝，有感余懷，乃爲之吟。藝文類聚九十八

木連理頌

相彼神奇，遠見禎祥，同根連柯，本枝俱昌，皇基增構，靈祚惟長，運隆周室，道均三王，丕顯奕世，依風載揚。藝文類聚九十八

老子贊

教由嚴宗，化必有資。深矣若人，乃作皇師。亦參儒訓，道實希夷。恂

恂孔父，是敬是祇。

藝文類聚
七十八

孔公贊

文王既沒，微言將墜。邈哉孔公，龍見九二。闢化繫象，素王洙泗。發

揮中葉，道映周季。

藝文類聚
二十
初學記
十七

北叟贊

樂爲憂根，禍爲福始。數極則旋，往復迭起。世人迷之，橫生欣恥。浴

浴北叟，獨亮玄理。喪馬弗希，折肱愈喜。淡哉一生，無秦無否。

藝文
類聚

三十

庭前植稻，苗贊

初學記
作
條苗葉贊

蒨蒨嘉苗，離離階側。弱葉繁蕤，圓株疏植。流津沃根，輕露濯色。

藝文

類聚八十五初
學記二十七

長鳴雜贊

精心妙覺獨曉冥冥風雨如晦不憊其鳴

藝文類聚卷九十一

靈秀山銘

巖巖靈秀積岵幽重傍嶺闕岫乘標挺峯桂柏參幹芝菊亂叢翠雲久映爽氣晨蒙籠籠疏林穆穆閑房幽室冬暄清陰夏涼神木奇生靈草真香雲鮮其色風飄其芳可曰養性可曰棲翔長生久視何必仙鄉

藝文類聚卷七

弔鶴文

余曰玄冬修夜忽聞階前有鶴鳴迴寒風而清叫感淒氣而增悲屬聽未終余有感焉乃爲文弔之

惟海隅之奇鳥資秀氣曰誕生擬鸞皇而比翼超羽族而獨靈濯冰霜之素質颺九皋之奇聲咏荒庭之遺粒漱絕澗之餘清望雲舒而息翮仰朝霞而晨征轍王子之靈轡繫虞人之長纓辭丹穴

之神友與雞鷺而同庭軒天衢而奔想顧樊籠而心驚獨中宵而
增思負清霜而夜鳴資冲天之儁詔曾不殊于鳥雀稟樞壽之修
期忽同彫于秋薄匪物之足悲傷有理而橫落

誠文類
聚九十

張新安

張失其名字元興初新安太守

答譙王論孔釋書

仰復淵旨匪邈伊教俯惟未造鞠躬汎對竊曰爲遂通資感涉悟
籍緣誠微良因則河漢滋惑故待問擬乎撞鐘啟發俟于憤悱夫
妙學窮理乃聖乃神光景燭八維順仰觀九有然而運值百齡宥
均萬劫者豈非嘉緣未構故業化莫孚哉是曰聖靈輟軌斯文莫
載靡得明微理歸指斥宗致祇曰微顯婉而成潛徙冥遠之生導
三世之源積善故報應之轍網徧昭仁菟之苗弘信既曰漸漬習
成吝滯日祛然後道暢皇漢之朝訓敷永平之祀物無韞焚人斯

草偃實知放華猶持文宣未旭非旨際日異述諒理均而俱蹟者
附會玄遠孰夷冒言謬犯不違輕率狂簡女明集十二

羊字

字字子道泰山南城人歷太學博士兗州別駕桓玄爲太尉
爲記室參軍

詣桓玄牋

自頃世故睽離心事淪蕪明公啟晨光于積晦澄百流曰一源世

文學

雪贊

資清曰化乘氣曰霏遇象能鮮卽潔成暉世說文學篇又載文類聚二御覽五百八十八

徐道覆

道覆盧循姊夫元興中循據廣州曰爲始興太守義熙中與循
入寇敗歸劉藩孟懷玉擊斬之

馳使報盧循

殺兵眾甚盛成敗事係之于此宜并力摧之若此克捷天下無復事矣根本既定不憂上而不平也

宋書武帝紀上遵帶賜劉毅向上馳使報循

劉瑾

瑾元興末爲太常卿有集九卷

案初學記引爲宋人今從隋志

甘樹賦

伊冥造之絲絲兮纏羣象于成遇嗟卉草之森秀兮將歸美于甘樹誕寄生于南楚兮播萬里而東布浸冷泉曰搖根兮竦逸條曰承露結密葉曰舒蔭兮緜織塵曰開素仰清氣曰旭晨兮流惠颯于薄暮雖飛榮于園沼兮契巒松之貞趣時屢遷而彌真兮凌寒

暑而一度

初學記二十八

殷祭議

殷無定月攷時致敬其禮意向簡去年祠雖于日有差而情典允

備宜仍曰爲正。通鑑四十九

元興三年

又議

臣尋升平已後殷祭皆在周內。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載。三十月

輒殷。是依禮五年再殷。而秦言非當。若臣啟不允。則責失奏彈。通

四十九義

熙三年

劉潤之

潤之元興末爲尙書左丞

殷祭議

秦元元年四月應殷而禮官墮失。建用十月。本非正期。不應卽曰

失爲始也。宜卽反初。四月爲始。當用三年十月。宋書禮志三義熙

三年

元興

陳舒

舒元興末爲博士

議殷祭表 元興三年

三歲一閏五年祭八年又祭兩頭如四實不盈三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凡開含二則十年四殷與禮五年再殷其議合矣通典四十九

武陵王招魂葬議

先太保生沒虜場求依太傅故事招魂葬案禮無招魂葬之文時人往往有招魂葬者皆由孝子哀情迷惑宜已禮裁不應聽遂通典一百三

徐度

度元興末為博士

后服未終廢樂議

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叔向猶譏之今宜不懸周禮有憂則弛懸今天子蒙塵攝王不宜作樂但先人血祀不可廢耳魯莊公王已入廟閔公二年吉麻猶曰未可已吉是不係于

入廟也。謂不宜設樂。通典一百四十七符問章皇后崩哀限未終
后主已入廟當作樂不博士徐虔議案穆

卓何后崩于元興三年時桓玄挾帝
西上武陵王遵承制故云攝王也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萬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曹述初

述初元興未爲太常博士

難徐邈殷祭議

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則五年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特禘三時

皆禘禘禘雖有定年而文無定月通典四十九元興三年

出後者卻還爲本父服議

或曰甲有子景後叔父乙甲死景已降服周涉數年乙之妻又亡

景服父在爲母之服今叔父自有子景既還本當追服甲三年服

否若遂卽吉則終身無斬縗之服博士曹述初議曰禮大宗無子

族人已支子後之不爲小宗立後明棄親卽疏叔非大宗又年尙

少自可有子甲已景後非禮也子從父此命不得爲孝父亡則周

叔妻死制母服于義謬也。今歸本宜制重。已全父子之道。

或難曹曰。禮日月過而後聞喪。則有稅服。當聞喪之日。哀情與始遭喪同。是已聞喪或在數十年後。猶追服重。甲死。景卽知喪。哀情已敘。爲出後降。周者服制耳。三年之喪。稱情而立。聞父喪。積年哀戚。久除。令更制重。是服非稱情之義。若依稅服。失其類矣。且子爲父。不過再周。景嘗爲甲。已服周矣。今復制重。是子爲父。服三周也。豈禮意乎。荅曰。景于禮無後乙之義。景旣不得成重制于乙。又闕父子之道。人子之情。豈得無追遠之至戚乎。就使情輕于日月。已過而後聞喪。服父之禮。豈可便廢。今已哀戚。久除。方制重。服爲難過矣。父之于子。兼尊親之至重。禮制斬縗三年。明其兼重也。齊縗周服。非所曰崇尊親之至重。景雖嘗爲甲。服周。豈禮也哉。而數已爲父三周乎。

或難曰。禮婦人有父喪未練。而夫家遣之。則爲父服三年。旣練而

見遣則已。猶如爲人後者，亦爲所後。斬綬三年，爲父服周。服制既同，則義可相準。若甲死未練，而景歸，則應爲三年。今喪已久，于禮不應追服。若曰：禮婦人適人，則降父服周，爲夫三年。既練而見遣，父服除矣。重制已成于夫，故雖及父母之家，父亡不得復爲父服。三年不二斬之義也。婦人于禮得成其重制于夫，景于禮無後乙之義。雖甲喪久除，而景歸既已不得成重于乙，今又不爲甲追制重服，是景爲人子，終無服父之道也。

張湛謂曹曰：禮所稱爲人後後，大宗所已承正統，若非大宗之主，所繼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今乙雖無子，于禮不應取後于甲。甲之命景，景之從甲，皆爲違禮。若如前議，則兄弟子相養者，代有之。此輩甚眾，時無譏議，蓋同繫一祖，兄弟所生，猶如己子，非犯禮違義故也。雖非禮之正義，亦是一代成制，由來故事，豈可自甲命獨爲非禮。景從便爲失道，此之得失，自當與代人共之耳。今

所疑于景既當持服與不議者。曰爲景歸宜制重引稅服爲例恐非明證。夫稅服者自謂日月已過而後聞喪聞喪之日卽初死之時爲制服之始。今月數得全哀情得敘爲人後者父終則盡心極哀但過于所後抑情降服。曰尊父命及其還歸論喪則已積年卽事則必有降殺而方復追所謂不稱情者矣。過時而不知喪則是平吉之人既初聞之則同于始死與喪過而歸何得爲例。若謂景既不得全重制于乙又闕于道于甲故更服重卽所謂全父子之道猶非稅服乎。又設難云婦人父喪既練而見遣爲父服周。曰準爲人後者既遺所生父喪已久于禮不追此議何疑。荅曰。正曰婦人得成制于夫景不得成重制于乙。今景于禮誠無後乙之義然據受父命爲人子與婦人出適者皆爲本親降服一等爲所後及夫制服三年其義正同也。今曰婦人既練見遣重制已成于夫故不爲父三年。今謂景本不應爲乙後然景既奉命爲乙子則許其降本

親之服及其喪過而歸則重制成于所後矣若不服重制其本親
乃豈可終身無斬縗之服直是率懷而言無所依據耳通典九
十六

集解明宗義

其士大夫之嫡者此爲諸侯別子之後也或母弟之子孫或庶弟
之子孫位爲大夫者各祖別子爲始祖各宗其嫡爲大宗嫌庶子
小宗之後猶不得爲嫡故通稱嫡曰明之後代皆應同正也通典
七十

三

公子有宗道者禮諸侯不服庶子先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私相
服也夫兄弟之恩既不可曰無報親戚羣居又不可曰無主故君
必命長弟曰爲之宗宗立而後相服相服之義由于其宗故曰公
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宗者公子之公謂君之庶
弟受命爲宗者也其有功德王復命爲諸侯尊羣庶所不敢宗故
此君復命其次庶代己爲宗主士大夫羣庶之在位者也通典七
十三

劉柳

柳字叔惠南陽人司空喬曾孫累官尚書左右僕射後將軍吳國內史歷徐兗江三州刺史封郡鄉亭侯義熙十二年除尚書令卒贈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薦周續之于太尉劉裕

臣聞案刺史與太尉職不同臣此宋書追改耳恢耀和肆必在兼城之寶翼亮崇本宜

紆高世之逸是曰涓濱佐周聖德廣運商洛匡漢英業乃昌伏惟明公道邁振古應天繼期遊外囑于冥內體遠形于應近雖汾陽之舉輟駕于時艱明揚之旨潛感于窮谷矣竊見處士雁門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鉤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遺榮華與飢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加曰仁心內發義懷外亮雷愛崑存誠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期和濯纓儒官亦王猷遺緝賊文不知失在降賢言偃得人功由升士願照其丹款不召人

廢言宋書周穆之傳江州刺史劉柳巖
之子高祖俄而辟爲太尉掾不就

劉毅

毅字希樂小名盤龍彭城沛人仕爲州從事桓弘召爲中兵參軍桓玄篡位與劉裕何無忌等起兵爲冠軍將軍青州刺史進使持節兗州刺史事平爲撫軍將軍進都督豫州等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封南平郡開國公兼都督宣城軍事進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姑孰爲徐道覆所敗降爲後將軍尋轉衛將軍江州都督移鎮豫章進都督荆寧秦雍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加督交廣二州爲劉裕所破自縊

乞還終喪表

弘道爲國者理盡于仁孝訴窮歸天者莫甚于喪親但臣凡庸本無感慨不能隕越故其宜耳往年國難滔天故志竭愚忠鯁然苟存去春鑿駕迴軫而狂狡未滅雖姦凶時梟餘燼竄伏威懷寡方

文武勞弊微情未申。願景悲憤。今皇威遐肅。海內清蕩。臣窮毒艱穢。亦已具于聖聽。兼羸患滋。甚眾疾互動。如今寢頓。無復人理。臣之情也。本不甘生。語其事也。亦可已沒。乞賜餘骸。終其丘墳。庶幾忠孝之道。獲宥于聖世。晉書劉毅傳初毅丁憂在家及薨。初與日占終喪禮。遂墨經從事。至是軍役漸盡。上表乞還京

鎮姑孰上表

忝任此州。地不爲曠。西界荒餘。密邈寇虜。北垂蕭條。士氣羸獫。民不識義。唯戰是習。遁逃不逞。不謀日會。比年呂來。無月不戰。實非空乏。所能獨撫。請輔國將軍張暘。領淮南安豐梁國三郡。南齊志六義熙

二

請移江州軍府于豫章表

臣聞天日盈虛。爲道治。晉書作運政呂損益爲義。晉書作道時否而政不革。

民凋而事不損。則無呂救急。病于己危。極塗炭于將絕。自頃戎車。

屢為

晉書

干戈溢境所統江州自一隅之地當逆順之衝力弱民

慢而器運所繼自桓玄已來驅蹙殘毀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對匹

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財單力竭無已至此若不曲心矜理有

所改移則靡遺之歎奄焉必及臣謬荷增統傷慨兼懷夫設官分

職軍國殊用牧民已息務為大武略已濟事為先今兼而領之蓋

出于權事因藉既久遂為常則江州在腹心之中憑接揚豫藩屏

所倚實為重複昔胡寇縱逸朔馬臨江抗禦之宜蓋出權計已溫

嶠明達事由一己猶覺其弊論之備悉今江左區區戶不盈數十

萬地不踰數千里而統司鱗次未獲減息大而言之足為國恥況

乃地在無虞而猶置軍府文武將佐資費非一豈所謂經國大情

揚湯去火者哉其州郡邊江民戶遼落加已郵亭嶮關畏阻風波

轉輸往還常有淹廢又非所謂因其所利已濟其弊者也愚謂宜

解軍府移治豫章處十郡之中厲簡惠之政比及數年可有生氣

且屬縣凋散亦

晉書作示

有所存而役調送迎不得休止亦謂應隨宜

并減目簡冗費刺史庾悅自臨州部日來甚有恤民之誠但綱維不革自非綱目所理尋陽接蠻宜示有防遏可卽州府千兵目助

郡成

晉書劉毅傳宋書庾悅傳

請兼督交廣表

荊州編戶不盈十萬器械索然廣州雖凋殘猶出丹漆之用請依

先準

晉書劉毅傳

請旨并州刺史劉道規鎮夏口

夏口二州之中地居形要控接湘川邊帶滙沔請并州刺史劉道

規鎮夏口

南齊州郡志下

何無忌

無忌東海鄉人劉牢之甥州辟從事轉太學博士爲東海王元

顯中尉加廣武將軍起兵討桓玄爲輔國將軍琅邪內史桓玄

平進右將軍、豫州刺史。未之職，遷會稽內史。義熙二年，遷江州刺史，封安城郡公。加散騎侍郎，進鎮南將軍，拒盧循別將徐道覆戰敗，握節死。贈侍中、司空。謚曰忠肅。

呂竟陵還荊州表

竟陵去治遼遠，去江陵正三百里。制治所立，綏定郡民，凡參入此境。郡治常在夏口，左右欲資此郡，助江濱戍防。呂竟陵還荊州，又司州弘農、揚州松滋二郡寄尋陽，人民雜居，宜並見督。南齊州郡志上

難釋惠遠沙門袒服論

見荅問袒服指訓兼弘，標末文于玄古，貴形理于近用。使敬慢殊流，誠服俱盡，殆無間然。至于所目明順，猶有未同。何者？儀形之設，蓋在時而用。是呂事有內外，乃可呂淺深應之。李釋之與周孔，漸世之與遺俗，在于因循不同，必無逆順之殊明矣。故老明兵凶處，右禮曰喪制不左，且四等窮奉親之至，三驅顯王跡之仁，在後而

要其旨可見。蓋可寄至順于凶事，表吉誠于喪容哉。鄭伯所曰：肉袒亦猶許男與櫬，皆自己所乘者，逆必受不測之罰，曰斯而證順將何在。故率所懷，想更詳盡。合內外有歸。

孔明集五

諸葛長民

長民，琅邪陽都人。桓玄引爲平西司馬，曰貪刻免。玄篡位，與劉裕等起義，爲揚武將軍，進輔國將軍，宣城內史。曰興復功，封新淦縣公。督淮北諸軍事，鎮山陽。義熙初，進使持節，督青揚二州軍事，青州刺史，領晉陵太守，鎮丹徒。轉督豫州、揚州之六郡軍事。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尋監太尉留府事，爲劉裕所殺。

請徙青州治京口表

此蕃十載，豐故相襲，城池崩毀，荒蕪散伏，邊疆諸戍，不聞雞犬。且

犬羊侵暴，鈔掠滋甚。

南齊書州郡志上義熙二年諸葛長民爲青州徙山陽時鮮卑接壤長民表

劾郭澄之表

妖賊伐船集木而南康相郭澄之隱蔽經年又深相保明屢欺無

忌罪合斬刑

晉書諸葛長民傳

貽劉敬宣書

盤龍狼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

之

宋書劉敬宣傳南史十七

孟昶

昶字彥遠平昌人爲廣陵王簿桓玄篡位與劉裕等起義爲長史安帝反正拜丹陽尹尋監中軍留府事曰盧循入寇仰藥死

臨死上表

臣裕北討眾竝不同惟臣贊裕行計致使彊賊乘間社稷危逼臣

之臯也今謹引分呂謝天下

宋書武帝紀上

劉穆之

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東莞莒人爲江徵琅邪府主簿元興中

從劉裕起義軍署府主簿遷尚書祠部郎復爲府主簿記室錄
事參軍領堂邑太守呂平桓玄功封西華縣子轉中軍太尉司
馬加丹陽尹建威將軍進前將軍遷尚書右僕射轉左僕射義
熙十三年呂未遣宋公九錫憂卒贈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加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宋受禪進封龍陽縣侯諡曰
文宣公

案穆之爲宋佐命而其死與漢末荀彧略同故勳人晉末

書

所欲足下家弊耳倉卒無祿故推遷不得不用事已御出寧復
吾所得迴復足下且當就之公還當思更律啟申師情事也劉穆
之白

清化關
帖三

朱超石

超石沛郡沛人右將軍齡石弟初爲桓謙衛軍參軍又爲何無
忌輔國右軍參軍遷劉裕車騎參軍尚書都官郎復補中兵參

軍寧朔將軍沛郡太守後爲河東太守除中書侍郎封興平縣侯義熙十四年與齡石俱爲赫連勃勃所擒見殺

與兄書

登北邙遠眺眾美都盡光武墳邊杏甚美今奉送其核

樹文類聚七又八十一

七御覽九百六十八

洛水道路本好青槐映蔭可愛

御覽一百五十八又一百九十五洛水作洛下映蔭作蔭映

橋去洛陽宮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圓已通水可受大舫過也

水經穀水

注一本未有倚制作三字

千金堤舊堰穀水魏時更修謂之千金塢

陸雲臺上有奇井望之幽然投一石子擲之久方聞聲

石經大都其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

羊徽

徽字敬猷泰山南城人義熙初劉裕鎮京口目爲記室參軍遷

中書郎直西省出爲西中郎長史河東太守有集十卷

木樞賦

有木樞之初榮藻眾林而間色在青春而資氣達中夏曰呈飾挹

省露曰舒采暉晨景而吸施

魏文類聚
八十九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一終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周祇

祇字穎文陳郡人義熙初爲國子博士有集二十卷

案藝文類聚已爲宋

人今從隋唐志列于晉

月賦

二氣理化精者能鏡陽得一曰朗且月代終而夕映其狀也氣融

潔而昭遠質明潤而貞虛弱不廢照清不激汗

藝文類聚一

枇杷賦並序

昔魯季孫有嘉樹韓宣子賦譽之屈原離騷亦著橘賦至于枇杷樹寒暑無變負雪揚華余植之庭圃遂賦之云

名同音器質貞松竹四序一采素華冬馥霏雪潤其綠榮商風理

其勁條望之冥濛卽之疏寥

藝文類聚八十七
御覽九百七十一

與劉裕書諫伐蜀

自義旗之建，所征無不必克。此可謂天人交助，信順之徵也。今大難已夷，君臣俱泰，頃五穀轉豐，民無饑苦，劫盜之患亦爲弭息。此誠漸足無事，宜大寧治本。蜀賊宜平，六合宜一，非爲不爾也。古人有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往伐蜀，萬有餘里，泝流天險，動經時歲。若此軍直指成都，徑禽譙氏者，復是將帥奮威一使之舉耳。然益土荒殘，野無青草，成都之內殆無孑遺。計得彼利，與今行軍之費不足相補也。而今往艱險，雨雪方降，驅三州三吳之人，投之三巴三蜀之土，其中疾病死亡，豈可稱計。此一疑也。賊必不守窮城，將決力戰。今我往勞困，彼來甚逸。若忽使師行不利，人情波駭，大勢挫衄，此二疑也。且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況今泝險萬里，所在無儲，若兵不解，運漕不繼，雖韓白之將，何言成功。此三疑也。今云可征者，云彼親離叛，愚謂不然。彼曰一匹夫而能致今

日之事若眾力離散亦何已致此官所遣兵皆烏合受募之人亦必無千人一心有前無退矣爲治者固先定其內而理其外先安其近而懷其遠自頃狂狡不息誅戮相繼未可謂人和也天險如彼未可謂地利也毛修之家讎不雪不應已得死爲恨劉敬宣蒙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報今將軍欲驅二死之甘心而忘國家之重計愚情竊所未安關門之外非所宜豫苟有其心不覺披盡

劉敬宣傳義熙三年高祖表遣敬宣率眾五千伐蜀國子博士周祗書諫不從

執友箴

四輔揚輝伐木幽林撫喬鸞飛爰逮姬襄俗遂凋成交緣利昵用因僞情谷風興哀繁霜夏零道之末盡弘焉由人自室有迴過門則親微言緇述清談輟響金雖能照塵積翳朗西河感離口悟投杖慷慨文侯友賢好學英英燕昭禮郭致樂推誠歲寒功標松竹落落喬札遼遼莊惠解帶一遇道映萬世人亦有言貴則易交利

重太山道輕鴻毛久而益敬見之晏平霜雪既至勁柏冬青

藝文類聚

二十一又初學記十八引兩條

祭梁鴻文

晉隆安四年十一月陳郡周穎文曰蘊藻行潦祠于梁先生之墓
夫子邁志箕穎塵垢雕俗骨秀風霜性清寡欲娶待借隱之儷文
絕陪臣之錄遂負策周魯之郊逆旅吳會之阿可謂高奇絕倫孤
生莫和者也後學撫牘得人在文忽曰知命而展其墳世世積草
有馥餘芬昔先生過延陵而想季經海隅而感連苟踐迹而趨合
亦斷金于當年

藝文類聚三十八御覽五百二十六

殷闡

闡義熙初會稽內史何無忌引爲掾屬後爲相國主簿有集十卷

祭王東亭文

呂少牢之與敬輿東亭王侯之靈蓋聞朗鑑不應精金能照君已
珪璋資呂明要少長風流舉契理調事擾皇家道在君子克誠外
內寄心萬里契同風雲義貫終始自昔素居桂苒于茲五載不覿
何日不思嗚呼若人奄隨化遷古之遺愛猶或興言承凶愴痛慨
然留連藝文類聚三十人御覽五百二十六
案王珣封東亭侯隆安四年卒

顧修其

修其義熙初爲吳令

上言柿瑞

西鄉有柿樹殊本合條依舊集賀

御覽九百七十一引義熙起
居注二年正月上言詔停之

上誼

誼義熙中爲治書侍御史

奏彈劉毅

上言傳詔羅道盛輒開牋遂盜發密事依法棄市奏報行刑而毅

曰道盛身有侯爵輒復停宥案殺勳德光重任居次相既殺之非已無緣生之自由又奏之于先而弗請于後圖外出疆非此之謂中丞鮮之于毅舅甥制不相糾臣請免毅官宋書鮮之傳鮮之于毅義熙六年鮮之使治書侍御史丘洹奏彈毅詔無所問

陳茂先

茂先潁川人太尉準七世孫嗣封廣陵公

上表自陳

祠部郎荀伯子表臣七世祖太尉準禍加淮南不應濫賞尋先臣曰翦除賈謐封海陵公事在淮南遇禍之前後廣陵雖在擾攘之際臣祖乃始蒙殊遇歷位元凱後被遠外乃作平州而猶不至除國良曰先勳深重百世不泯故也聖明御世英輔係興曾無疑議曰爲濫賞臣曰微弱未齒人倫加始勉視息封爵兼嗣伏願陛下遠錄舊勳特垂矜察

宋書荀伯子傳義熙九年伯子上表故太尉廣陵公陳準孫秀嗣加淮南請廣陵之

國宜在制除州川陳茂先上表
宋惠紀承康
沉年八月光祿大夫陳茂先為太尉錄尚書事

韓延之

延之字顯宗南陽堵陽人義熙中建威將軍司馬休之召為錄
事參軍轉平西府治中與休之俱奔姚興劉裕入關又奔于魏
為虎牢鎮將封魯陽侯

報劉裕書

聞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惶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
故也今辱來疏始知旨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
款愛待物當于古人中求耳君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
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已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況已大過而當
嘿然邪但康之前言有所不盡故重使胡道諮白所懷道未及反
已奏表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之懷正當如此有何不可
便興兵戈自義旗秉權已來四方方伯誰敢不先相諮疇而逕表

天子邪。譙王爲宰相所責，文表廢之。經正何歸？表使何因，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來示言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佞人之君，咱人曰利，真可謂虛懷期物，自有由來者矣。劉藩死于閭閻之門，諸葛斃于左右之手，甘言詭語，方伯襲之，曰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閭外無自信，諸侯曰是爲得算，良可恥也。貴府將佐及朝廷賢德，寄性命已過日，心企太平久矣。吾誠鄙劣，嘗聞道于君子，曰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邠任之徒，明矣。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于地下，不復多言。

晉書司馬休之傳，宋書武帝紀，
中魏書韓延之傳，南史宋本紀。

劉程之

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楚元王交之後，初爲府參軍，歷宜昌、柴桑令，去職。與周續之、陶潛皆不應徵命，號尋陽三隱。劉裕曰：其

不屈旌其號曰遺民有宏譜一卷集五卷

廬山精舍誓文

維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釋慧遠貞感幽
奧霜懷特發乃延命同志息心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廬
山之陰般若雲臺精舍阿彌陀像前率曰香華敬薦而誓焉推斯
一會之眾夫緣化之理既明則三世之傳顯矣遷感之數旣符則
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潛淪悟無常之期切審三報之相催知
險趣之難拔此其同志諸賢所曰夕惕宵勤仰思攸濟者也蓋神
者可曰感涉而不可曰迹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
主則渺茫何津今幸曰不謀而僉心西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
機象通于寢夢欣歡百千子來于是靈圖表暉景倅神造功由理
諧事非人運茲實天啟其誠冥運來萃者矣可不尅心重精疊思
曰凝其慮哉然其景績參差功德不一雖晨禱云同夕歸攸隔卽

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日慨焉胥命。整襟法堂。等施一心。亭懷
幽極。誓茲同人。俱遊絕域。其有驚出絕倫。首登神界。則無獨善于
雲嶠。望兼全于幽谷。先進之與後升。勉思彙征之道。然後妙觀大
儀。啟心貞照。識曰悟新。形由化革。藉扶容于中流。蔭瓊柯曰永言。
標雲衣于八極。汎香風曰窮年。體忘安而彌穆。心超樂曰自怡。臨
三塗而緬謝。做天宮而長辭。紹眾靈曰繼軌。指太息曰爲期。究茲
道也。豈不弘哉。釋藏華九
又百五

致書釋僧肇請爲般若無知論釋

遺民和南。頃餐微聞。有懷遙竝。歲未寒嚴。體中如何。音寄雍隔。增
用抱繻。弟子沈痾。艸澤常有。弊祭適因。慧明道人北游。裁通其情。
古人不曰形疏。致淡悟涉。則親是曰。雖復江山悠逸。不面當年。至
于企懷風味。鏡心象迹。佇悅之勤。良曰深矣。緬然無因。瞻霞永歎。
順時愛敬。冀因行李。數有承問。伏願彼大眾康和。外國法師口休。

納上人曰悟發之器而遊茲淵對想開究之功口口盡過半之思
故曰每惟乖闊憤愧何深此山僧清常道戒彌厲禪隱之餘則惟
研惟講恂恂穆穆故可樂矣弟子既已遂宿心而觀茲上軌感寄
之誠日月銘至遠法師頃恆履宜思業精詣乾乾宵夕自非道用
潛流理爲神御孰曰過順之手湛氣若茲之勤所曰憑慰既深仰
謝逾絕去年夏末始見生上人示般若無知論才運清儻旨中沈
允推涉聖文婉而有歸披味殷勤不能釋手真可謂浴心方等之
淵而悟懷絕冥之肆者矣若令此辯遂通則般若眾流殆不言而
會可不欣乎可不欣乎然夫理微者辭險唱獨者應希苟非絕言
象之表者將曰存象而致乖乎意謂答曰緣求智之章婉轉窮盡
極爲精巧無所間然矣但暗者難曰頓曉猶有餘疑一兩今輒題
之如別想從容之暇復能巖爲釋之論序云般若之體非有非無
虛不失照照不失虛故曰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下章云異乎人

者神明故不可曰事相求之耳。又云用卽寂寂卽用神彌靜應逾動。夫聖心冥寂理極同無不疾而疾不徐而徐。是曰知不廢寂寂不廢知。未始不寂未始不知。故其運物成功化世之道雖處有名之中而遠與無名同。斯理之玄固常所彌昧者矣。但今談者所疑于高論之旨欲求聖心之異爲謂窮靈極數妙盡冥符爲將心體自然靈怕獨感邪。若窮靈極數妙盡冥符則寂照之名故是定慧之體耳。若心體自然靈怕獨感則羣數之應固曰幾乎息矣。夫心數既玄而孤運其照神消化表而慧明獨存。當有深證可試爲辨之。疑者當曰撫會應機觀變之知不可謂之不有矣。而論旨云本無感取之知而未釋所曰不取之理謂宜先定聖心所曰應會之道爲當唯照無相邪。爲當成觀其變邪。若觀其變則異乎無相。若唯照無相則無會可撫。既無會可撫而有撫會之功意有未悟。幸復詢之論云無當則物無不當無是則物無不是物無不是故

是而無是物無不當故當而無當夫無當而物無不當乃所已爲
至當無是而物無不是乃所已爲真是豈有真是而非是至當而
非當而云當而無當是而無是邪若謂至當非常當真是非常是
此蓋悟感之言本具耳固論旨所已不明也願復重喻已祛其惑
矣論至且即與遠法師詳省之法師亦好相領得意但標位侶各
有本或當不必理盡同矣頃兼已班諸有懷屢有擊其節者而恨
不得與斯人同時也高僧傳六

周續之

續之字道祖雁門廣武人居豫章之建昌師事太守范甯後入
廬山事釋慧遠義熙中劉毅鎮姑孰命爲撫軍口又徵太學博
士劉裕辟爲太尉掾竝不就宋受禪已講經召至爲開館郭門
外尋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案隋志注晉未有徵士周
桓之集一卷疑即續之誤

答孟氏問有祖喪而父亡服

孟氏問曰：嗣子今爲孟使君持重，光祿喪庭，便無復主位。于禮云：何？周續之荅：禮無曉然之文，然意謂嗣子宜兼持重，正位之喪，豈可闕三年正主邪？

又問曰：若嗣子兼持重者，光祿喪次，親有廬邪？又荅曰：禮之倚廬，在東牆下，蓋是寢苦枕曲之處，非接賓位也。謂寢息之所，宜在親之殯宮于光祿喪庭，若賓客饋奠，凡是有事，然後之喪所，已則還廬次。然今代皆曰：廬爲接賓之位，位則二處，從禮之變，亦宜兩設也。

又問葬奠之禮，何先何後？又荅：禮云：父母之喪，偕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其葬服斬纊，已例而推，光祿葬及奠虞，皆宜先于情，則祖輕于尊，則祖重。

並通典九十七

荅戴處士書

見重申釋疑論，辭理切驗，善乎校實也。但僕意猶有不同，乃卽欲

更言所懷。一日侍法師坐。粗共求君意云。氣力小佳。當自有酬。因君論旨。兼有所見也。僕是日不復稍厝其燭火。須成旨。因上君云。審分命者。乃是體極之人。既非所同。又僕所立。不期存于應報。而慶罰已彰。亦不如君所位也。書不盡言。于是信矣。其中小小亦多未喻。付之未遇。

廣弘明集二十

難釋疑論

近見君釋疑論。蓋卽情之作。料檢理要。殆乎有中。但審分命之守。侶未照其本耳。福善莫驗。亦僕所常惑。雖周覽六籍。逾深其滯。及觀經教。始昭然有歸。故曰先覺語當今之學者也。君子爲審分命所鍾。可無祈驗于冥中。餘慶之言存于勸教。請審分命之旨。爲當宅情于理。任而弗營。取爲忘懷。闇昧直置而已。邪若宅情于理。則理未可喻。善惡紛互。逆順莫檢。苟非冥廢。豈得弗營。若直置而已。則自非坐忘。事至必感。感因于事。則情亦升降。履信獲祐。何能不

慶爲惡勿罰焉得無怨雖欲忘懷其可得乎靖求諸己其效明矣
又勸教之設必傷實而動直爲訓之方不可一塗而盡故或若反
而後會或曉昧于爲言是曰塗車芻靈室異詔或顯其遠或微
其近今循教之徒不苟求于分表飲和之士自守足于仁義故深
淺竝訓而民聽不濫而神明之隨蘊于妙物豈得顯稱積善正位
履霜而事與教反理與言違夷齊自得于安忍顏冉長悲于履和
恐有爲之言或異于此若商臣之徒教所不及汲引之端蓋中智
已還而安于懷仁不沒其身臧會呂僭有後于魯國則分命所鍾
于何而審元明之唱更爲疑府矣是曰古之君子知逆否之來其
過非新賢愚壽夭兆明自昔楚穆曰福濃獲沒蔡靈曰善薄受禍
邈宛曰蠶深莫救宋桓曰愆微易唱故洗心曰懷宗鍊形曰聞道
拔無明之沈根騎貪愛之滯網不祈驗于冥中而影響自微不期
存于應報而慶罰已彰故能反步極水鏡萬有但微明之道理隔

常域堯孔拯其粗，宜有未盡史遷造其門而未踐乎室，惜其在無聞之世，故永悲。曰窮年君既涉其津，亦應不遠而得。此乃幽明之所寄，豈唯言論而已。乖敘多年，聊曰代勤來論。又曰天地曠遠，人事細近，一善一惡，無關冥應。然則天網恢恢，疏而遂失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但盈換藏于日用，交除昧乎理緣，故或乖于視聽耳。山崩鍾應，不曰路遠喪感，火澤革性，不曰同象成親。詳檢數端，可曰少悟矣。廣弘明集二十

王義興

義興晉末爲中郎

因災異上表

臣聞堯生神禾而晉有蟲粟，陛下自己聖德，何如也。

御覽八百四十一晉末荆州

久雨粟化爲蟲
中郎王義興表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廣國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二終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陸善

已下皆晉人不知當何帝時彙錄一卷按安

善爵里未詳

疑陸善之誤谷本皆作善不敢臆定

長鳴雞賦

美南雞之殊偉察五色之異形何伺晨之早發抗長音之逸聲

類聚九十一

孫承

承爵里未詳

案吳志孫桓傳注引吳書桓從孫丞字顯世引文士傳丞作榮火賦行于世仕孫皓爲黃門侍郎吳

平赴洛爲范陽涿令永安中陸機請爲司馬與機俱被害晉書陸機傳作孫丞未知卽其人否

嘉遯賦

有嘉遯之玄人含貞光之凱邁靡薜荔于苑柳陰翠葉之雲蓋揮修綸于洞淵臨崢嶸而式墜浙清風以長嘯詠九韶而忘味若乃

御有撫生。應物宅心。曜華春圃。凋葉秋林。振藻揚波。清景玄陰。形猶與。目徒靡。神曠寂而難尋。渾無名于域外。和丘中旨草音。于是混心齋物。遊翔容與。薄言采薇。收蘿中野。朝觀夷陸。夕步蘭渚。仰弋鳴雁。俯釣魴鱖。遊無方之內。居無形之域。詠休逝之貞。享察天心。而觀復委性命于玄芒。任吉凶而靡錄。藝文類聚三十六

王慶

慶爵里未詳

釣魚賦

然後抽織繳。振修竿。垂銀鉤。連金丸。懸鮪鮓。掛鴻鸞。連翩雲際。濛濛漪瀾。藝文類聚九十六

李秀

秀爵里未詳

四維賦

並序

四維戲者，衛尉掣侯所造也。畫紙爲局，截木爲棊，取象元一分而爲二，準陰陽之位，擬剛柔之策，而變動云爲成乎其中。

世有哲人，黃中通理，探幽索隱，開物建始，造四維之妙戲，邈眾蒞之特奇，盡盈尺之局，乃擬象乎兩儀，立太極之正統，班五常之列位，剛柔異而作配，趨舍同而從類，或盤紆詰屈，連延駱驛，或間不容息，舍棊則獲圍，成未合，駟棊先出，九道竝列，專都獨畢。

藝文類聚七十五

四御覽七十五

劉謐之

謐之衛里未詳。藝文類聚

目爲晉人

龍郎賦一作

龐郎

坐上諸君子，各各明君耳。聽我作文章，說此河南事。

初學記十九引龐郎

賦郎

其頭也，則中節而上下，緘頰平而承枕四起。

初學記十九引龐郎賦又御覽三百八十八

二引寵
郎賦

迷賦

寵郎居山中，稀行出朝市。蹙來到豫章，因便造人士。東西二城門，
赫奕正相侶。向風徑東征，直去不轉耳。御覽四
百九十

下也賦疑即寵郎賦麻
郎賦迷賦之誤

頭戴鹿心帽，足著狗皮靴。面傅黃灰澤，髻插蕪菁花。男女四五人，
皆如燒蝦蟆。御覽六百
八十七

與天公牋

昔申酉之際，遭湯旱流燠。今子亥之歲，值堯水滔天。火延燒其廬，
水突壞其園。何小人兮，頓偷雙船。由是行無擔石，室如懸磬。御覽
七百

七十八
百二十四

體戰身慄，脫衣凍坐。賴詹公借袍，南城送火。藝文類聚六十七
御覽六百九十三

在于建寧之邑，始得數年相助。方欲教奴學耕，使婢執杵。初學記
十九

陳仲欣

仲欣爵里未詳。

拜時婦奔喪議

夫拜時出于末代，或恐歲有忌，而吉日不辰，有此變禮，既無文于古，及其損益，故當使今之情制，不失古之義旨，亦宜目前事之得中者爲後事之元龜。輒尋今人拜時，壻身發蒙，交拜者往往長迎而盡婦人之禮。案記婦至壻揖，婦曰入，共牢而食，夙興沐浴，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則與拜而長迎，然後婦禮乃備者，不相依準。至于三月廟見，鄭玄云，曰舅姑沒者耳。若曰三日擬三月，施之二親，沒則可。若其親尚存，豈容借言，乃曰眾人所行失禮之事，反議許長迎而爲非，則是賤于準禮，而貴于眾失，可得然乎？又記云，娶女有吉日而死，壻曰齊縗而弔，既葬而除，夫死亦然。又在塗之女，而夫父母沒，布深衣，曰赴喪。又記云，女未廟見而死，雖不耐于王姑，而壻

不杖歸葬于女氏，示未成婦。鄭玄云：雖不備喪禮，猶爲服齊衰，依準古義，無不赴哀之文。若苟曰：今失爲是，而曰古禮先儒爲非，人則末如之何。夫拜時雖非古，既女交拜，亦敬慎重正，但未見婦于姑，然夫妻之分定矣。若謂猶非定，則女子可冒絳紗，使他丈夫發而相見，拜曰爲壻，輒可委去。女子之分固若是乎？夫稱妻者，係夫之言，稱婦者，有姑舅之辭。凡娶妻誠盡婦禮，所曰事其所生而代中，有三日行敬，或上堂見姑，又設有甲乙二親不存，娶妻雖已三日，無可致敬，又未烝嘗，則與拜時未敬舅姑，事殊而理同。豈聞今人曰爲非妻乎？由斯而言，迎婦入家，發蒙交拜，夫妻之禮定，致敬舅姑，爲婦之禮畢，曰明婦順耳。情禮不相背，故可推情曰言禮。凡人有喪，猶或悽愴，沉已入夫門，而不卹其哀乎？若謂與古禮相準而合情者，夫家尙中祥，祥日可赴哀，赴哀而情敬伸矣。

又書

通典九十九

庾揚州。曰拜舅姑。擬之廟。見同先配。而後祖。尋陳鍼子之譏。鄭忽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鄭云配謂同牢食。而後祭。無其敬神心。故曰誣其祖。未三月而祭。非禮也。又記曰。婦共牢食。沐浴俟明。乃見舅姑。曰明婦順。今當思禮傳所曰同異。而謬曰拜時爲先配。後祖未是尋書之意也。且代人三日先配。及同牢行禮。不曰爲嫌。又今人拜時。皆未施敬舅姑。誠準婚已交禮。未及三日故也。設有婚未三日。而夫有大喪。必盡哀。而婦義已成矣。旣曰拜時準婚。未三月。則是俱已入門交禮。同未致敬舅姑情義。赴哭之例。不得云異。通典

九十

妻主簿

主簿失其名

寡叔母歸宗未嫁暴亡服議

晉有問曰。甲叔母乙寡。守節十餘年。其母在。兄壬。迎乙還家。景求

婚于壬，壬意許定，已刺吉日，而乙暴亡，甲應有服否？裴主簿議：凡秉節遂志，義不二醮者，固必杜漸慮始，專于夫家，何得假跡晨昏，日之媒幣，余曰：爲景壬交幣之辰，則甲乙義絕之日。通典九十九

許參軍

參軍失其名

駁裴主簿議

乙喪夫無子，勵操十載，心期同穴，志固金石，雖潛交媒幣，而乙不與知，苟聘至之，非我，則無愧于幽明矣。昔宋姬守志，梁寡高行，焚身毀形，焉知景至之時，乙無若人之絮，疑必從重，重則宜服，予固曰：爲不應絕也。通典九十九

王虞

虞僧里未詳

答顧氏問

顧氏問王虞云。從外弟婦亡未葬。今服訖。又無子。其夫便是喪主。當時除服否。答曰。禮云。主喪者不除其文。不別喪之輕重。須俟葬訖。不知世人有妻喪用此禮否。通典一

王該

該爵里未詳

日燭

原夫至道之典。曷生死之源。標善惡之報。啟陵化之津。訓戒明白。縷羅備矣。然信言不美。交繁辭宥。累冥絕味。重淵隔浪。是已學者未得其門。或未之留意。聊抒咸池之遠音。適爲里巷之近曲。假小通大。儻可接俗。助天揚光。號曰日燭。陶先覺之宏誥。啟玄管于靈門。周太虛。引遊眺。究漭蕩而無垠。履地勢于方局。冠圓天于覆盆。緬三界之寥廓。遊二氣之氤氳。尋大造之冥本。測化育之幽根。形假四大而泡散。神妙萬物而常存。彼良民之達分。故哀生而怡魂。

夫含氣之倫其神無方蠢爾之類其質無常寄若水勢託若火光
隨行繾綣迭枯迭芳往來出沒冥冥茫茫洪海環流大變輪迴乘
彼遠漂濟來曷階宛轉三塗之中沈滯八難之圍愍企竅之無期
悼客作之有歸瞻崇德之可速鑒聚凶之宜遲斯成務之易覩匪
先見之動微五福起于履是六極構于蹈非理感自然冥對玄凝
漏兮誰造禍兮孰興水運鍾卑人道惡矜豈因豐積社緣謙升童
孺正而鬼退丈夫邪而魅陵覽形聲之兩偶攷休咎之雙徵理投
思而合契迹望目而相應若圓輪之抱規猶直柄之附繩蒼犬出
于帝父黃能資于聖子聿微化而不救奚天屬之云恃諒求福之
在躬信爲仁之在己咨吹吸其靡常知忽往其何止彼非人之什
岌豈無氣之所始悲婉變之天徂還託生于家豕皆鞠育而懷抱
今屠剝已爲禮神居妙而恆我形受變而易體未一旬而相忘可
長歎而流涕夫闢愚其皆然匪伊人之獨爾察冥孕于嘉類悟繫

產于蟲豸，喻零霖其猶希，若幡囊之倒米，爲豎豎日日日，誰識伏
而達倚，匪余情之能測，謬問之曰如是，若夫倒置之族，隊隊徒生
兵風既至，忽然潛征，神道雖昧，鬼法尤明，徘徊中陰，徂彼鐵城，宵
絕望舒晝，無隴靈身，造斧劈之檻，足蹈炎炭之庭，刀岳霜鋸，曰積
刃，劍林翹鋒而肅精，陶銅汪洋，曰海涌，巨鏊波沸而雷鳴，閻王領
閱，卒傷執釵，三折一奮，八千累羅，鳩鴉利嘴，煌煌火車，銳釘機槍，
狡狗擬牙，姪徒燠于幻柱，饑囚枯于塵沙，資輕妙之靈質，益痛戮
之易加，永煩冤目，彌劫安斯，酷之可過，三六峻網，弗可裂縷，千條
殊劇，萬端異苦，靡喘息而不經，俄聿來而忘宇，予略一朝，曰言之
將終年而震楚，爰有五德無玷，十淑道全，夕惕苦逝，慶升九天，寶
殿晃晃，高構虛懸，瓊房兼百，瑤戶摩千，金門煥水精之朗，玉巷耀
琉璃之鮮，珠樹列于路側，鸞鳳鳴于條間，芳華神秀而粲藻，香風
靈飄而飛煙，想衣斐疊，曰被軀，念食芬芳，曰盈前，彼曦和之長逝，

永一日而萬年無事爲己干性常從容于自然映光燦之燦燦眇
輕騰之翩翩究妙音之至樂窮有生之遐延捨陋世而上躋伴超
倫之高邈然夫饗茲舊德日用玉食厭土不毛罔施稼穡積畜雖
多焉有不竭齡祚雖修終焉歸滅三蓄起而宮宇散七證至而天
祿絕會大秋己考落混椿菌之無別是己如來大聖三達洞照哀
我困蒙曉了道要善權灑落或麤或妙如溟海之運流若天日之
垂曜上士虛懷忘其言中才負志執其教教無定方適物所由宜
陸曰車應水曰舟敷設云云廣衍悠悠喇未塞乎三百要指在乎
一幽握累玄之綱領遺毛目于網裏宏籠大訓展我智分治無不
均質有利鈍虛往實歸各足方寸愚黠竝誘龍鬼俱化萬塗叢歸
一由般若譬彼濟海非船莫過驅萬動于道場畢無爲而息駕本
夫三乘之始同歸一無才照各異致用參殊應真忘有而求空遂
耽空而恬愉緣覺亮累于知微爰遷玄而弗居雖妙迹其再喪猶

有道而未虛。問士解拘于都盡。作無存其焉。除惜之豁于鑿先體
之冥乎。意初理重深而絕韻。疇剋諒而業諸。自古在昔。先民有遇。
堂堂陰映。躬受聖喻。喁喁羣黎。耳目仰注。或發蒙于一咳。或革面
于一嘯。竝因言而陵化。未有人而不度。善逝迄今。道運轉衰。大教
雖存。味之者希。梅檀與蓼蘇同芬。夜光與熠燿齊暉。于氏超世。綜
體立指。嘉遯山澤。仁感虎兕。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吟穹谷。枯泉
漱水。闕叟登霄。衛度係軌。咸淡泊于無生。俱脫骸而不死。今則支
子特秀。領握玄標。大業沖粹。神風清蕭。一言發則蘊滯披。三幡著
則重冥照。見之足已。洗鄙吝。聞之可已。落矜驕。孫濯流已逸。契詠
遂初于東臬。何深味已棲素。輕大寶于秋毫。道風之所扇蕩。深達
之所逍遙。才不難則賢不貴。愚不笑則聖不高。遠聲見陋于近耳。
孰能忘味于閭韶哉。奚適非道。何之無神。理有精麤。物有產真。大
居細君。小爲碩臣。羽隸隸乎金翅。甲屬屬乎須倫。兩儀宗于太極。

眾星繫于北辰是日九十六種枝條繁張輕道重根踈廢靜王具
曰予聖各鎮一方或移山而住流或倏忽于存亡命天衣之彩絮
嘯靈廚之芬芳曜叔振旅之凶化恭化礫石之琳瑯竭變幻之崑
奇惜有待之無長斯乃數內之甘醇弗如至道之糟糠者也逮乎
列仙之流練形之匹熊經鳥伸呼吸太一夕餐榆陰與素月朝挹
陽霞與朱日赤斧長生于服丹涓子翻飛于餌荒安期久視于松
豪豐人輕舉于柏實彼和液之所染足支牟而住質申不夷而外
猗徙登雲而殞卒俱括囊曰堅卵固同門而共出埋未升于顏堂
永封望乎孔室貴乎能飛則蛾蝶高翬奇乎難老則龜蛇修考伊
逆旅之遊氛唯心玄之可寶存形者不足與論神狎俗者未可與
言道道乎奚言無問無對諮者聞窮應者負內默之斯通語焉則
置當于素珠與講道吾成罔象與無謂杌然寂泊玄酬有箴宗鑽
浮響莫悟冥音希之彌錯投之愈沈鄙人其逝爲誰匠樞設筌蹄

平淵蓄侯魚。免乎川林。倘得意于談表。共日擊而廢心。無運暎條。
往矣斯復。忍立賢遠。忽如涉宿。千師誕化。肇過一六。慈氏方隆。仰
期仁育。孰云數遼。瞥若瞬目。靈響雖迅。緣樞靡窮。彼無本標。我有
始終。假步炯電之末。託息石緘之中。知畏塗而驚寇。迷塵欲之致
戎。蒼遠勝而婪近。謂奢儉而驕豐。不防枯于未飄。既零落于勁風。
思反帶而更秀。結萬悔其胡充。是日大誓之徒。燒指穿石。冥期無
待。志與心歡。峻智塹崇。慧壁拔津。劍揮戒戟。想將萌而夷。斬情向
兆。而剪刺。埽六賊于胸中。休五道之長役。拱己內治。總持法忍。三
世都寂。一心豁盡。寄耳無明。寓目莫準。塵墮空落。穢與虛隕。廓焉
靈悟。因權作尹。普濟安度。大悲誰憇。託蓮廬日。和光常遊。君乎冥
泯。任天行與物化。如蹈水之無軫。若乃妙變神奇。理不思議。大千
舞于指掌。芥子含于須彌。四海宅于毛孔。七寶永于劫移。可信而
不可尋。可由而不可知。非談詠之所宣。惡毫素之能披。善乎優陀

之言也使夫智者滿于天下人有百頭頭有百舌舌解百義辯才
鋒逸合茲人曰讚道猶萬分而未一唯覺覺之相歎乃敷暘而彰
悉矧愚昧之固陋託狂簡而仰述抗螢燭之炯炯欲增暉曰毘日
者歟嗟乎方外靈藏奢誕誕宕猥妙淵玄羣奧無量小成弗藉大
言橫喪川德之厚于何不有驚聽洪壑駭耳崇阜夏典載其掌握
荒經列其戶牖周既達而未盡信齊諧之小醜見鵬鯢而標大不
覩鳥王與魚母吁乎噫噫奇桀之事積藉眇漫焉可稱記伊皇覽
之普綜足探幽而體異何近類于剖玉又碩詭乎火熾況下斯而
束教趣堯孔之權餌常專專而守檢懼越蹈于所伺竝廢理曰證
言莫觸類曰取意徒宏博而繁構更益猜而致忌悟飾智之悖物
故收翰而輟思寄一隅于使指俟體信于明識者乎

引明集
十三

王齊之

齊之傳里末詳

薩陀波崙讚

因請所著多經發立讚

密哉達人功立曩葉龍潛九澤文明未接運通其會神疏其轍感
夢魂交啟茲聖哲

薩陀波崙入山求法讚

激響窮山憤發幽誠流音在耳欣躍晨征奉命宵遊百慮同冥叩
心在誓化乃降靈

薩陀波崙始悟欲供養大師讚

歸塗將啟靈關再闢神功難圖待損而益信道忘形歡不期適非
伊哲人孰採元策

曇無竭菩薩讚

暨暨淵匠道元數盡譬彼大壑百川俱引涯不俟津塗無旋軫三
流開源于焉同泯

諸佛讚

因常啼念佛爲現像靈

妙哉正覺體神已無動不際有靜不鄰虛化而非變象而非摹映
彼真性鏡此羣靈廣弘明集三十九

沈嘉

嘉爵里未詳

開帖題晉太守沈嘉長書而帖但作嘉
科文云沈嘉字長茂今檢晉書未見

書

十二月十三日嘉頓首頓首歲有感懷深寒切想各平安僕勞弊
遺不具沈嘉頓首頓首潘化閣帖三

王循

循爵里未詳

開帖題晉王循書大觀作
中軍將軍今檢晉書未見

書

七月廿四日循遮頓首秋月感思深得近示爲慰餘熱比復可不
僕疾患故爾不平復頓勿力書不盡王循遮頓首潘化閣帖三續
遂良篆之書且

育阿遮帖
當是人名

謝璠伯

璠伯未詳閣帖題云晉

徵騎常侍

書

此計江東精兵不可卒得唯當善養見者而事慮日多如比來憂
懷實已萬端

消化閣帖三

劉瓌之

瓌之爵里未詳閣帖釋文瓌之字元寶仕至御史中

丞大觀帖作晉中丞今檢晉書未見

書

瓌之頓首頓首未陽遠感聞知有患耿耿知己自屈恨不相見力
及不比望瓌之

消化閣帖三

謝發

發爵里未詳

書

晉安素自強壯且年時尚可當延退期豈謂奄至于此自畢遠近
二三惋愕不能已己未欲旨問悲酸悒悒想不久可得還耳執筆
惻感清化閣帖三案此帖無
姓名已為謝發未知何據

賜建王出身二品衛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三終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列女

嚴靈

靈京兆人魏杜有道妻年十八而寡子植爲南安太守女雖爲

傅玄繼妻

與從子秦州刺史杜預書

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晉書列女杜有道妻嚴氏

傳

阮氏

阮氏阮咸之姊

荅阮咸書

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于上楹可字曰遙集也世說任誕篇注引阮孚別傳

鍾琰

琰，潁川人。太傅鍾繇曾孫女。司徒王渾妻。有集五卷。

遐思賦

惟仲秋之慘悽，百草萎悴而變衰。燕翔逝而歸海，蟋蟀鳴而相追。坐虛堂而無寥，嗟我心之多懷。悵遐思而內結，嗟爾姜任，邈不我留。謀民生之未幾，吾何爲其多愁。涼風蕭條，露霑我衣。憂來多方，慨然我懷。感飛鳥之反鄉，詠衛女之思歸。于是周遊容與，逍遙彷徨。悲民生之局促，願輕舉之遐翔。

藝文類聚三十四

鸞賦

嘉京都之鸞鳥，冠羣類之殊形。擢末軀于紫闥，起顯御乎天庭。惟節運之不停，懼龍角之西頽。慕同時之逸豫，怨商風之我催。

藝文類聚

九十

衛氏

衛氏太保嬖女。

與國臣書

先公名諡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已示意。晉書衛
權傳

湛氏

湛氏，豫章新淦人，陶侃母。

封鮮反書責陶侃

汝爲吏，曰官物見餽，非唯不能益吾，乃已增吾憂也。續覽八百六
十二引世說

又晉書列女
本傳小異

辛蕭

蕭敬騎常侍傅統妻，有集一卷。

芍藥花頌

匪畦芍藥，植此前庭。晨潤甘露，晝臨陽靈。曾不踰時，荏苒繁茂。綠

葉青葱應期吐秀，細蕊攢挺，素華非敷光。譬朝日色，豔芙蓉，娥人是採，已廁金翠，發彼妖容。增此婉孌，惟昔風人，抗茲榮華，聊用興思。染翰作歌。蘇文類聚卷八十一

菊花頌

英英麗草，稟氣靈和。春茂翠葉，秋隴金華。布濩高原，蔓衍陵阿。陽芳吐馥，載芬載葩。爰採爰拾，投之醇酒。御于王公，已介肩壽。服之延年，佩之黃耆。文園賓客，乃用不朽。蘇文類聚卷八十一

燕頌

翩翩玄鳥，載飛載揚。頌頌庭宇，遂集我堂。銜泥啄草，造作室房。避彼湫隘，處此高涼。孕育五子，靡夭靡傷。羽翼既就，縱心翱翔。顧影逸豫，其樂難忘。蘇文類聚卷九十一

于氏

于氏成帝時，散騎侍郎賀儵妻。

上表言養兒子率爲後

咸和五年

妾昔初舉，雖歸于賀氏，胤嗣不殖，母兄羣從，曰妾犯七出，數告賀氏求妾還，妾姑薄氏過見，矜愍，無子歸之，天命婚姻之好，義無絕離，故使夫僑多立側，媵僑仲兄羣，哀妾之身，恕妾之志，數謂親屬曰：于新婦不幸無子，若羣陶新婦，生前男，已後當已一子與之，陶氏既產澄、馥二男，其後子輝孕，羣卽白薄，若所有是男，已乞新婦，妾敬諾拜，賜先爲衣服，已待其生，輝生之日，洗浴斷臍，妾卽取還，服藥下乳，已乳之所，陶氏時取孩抱，羣恆辭止，婢使有言其本末者，羣輒責之，誠欲使子一情，已親妾而絕本恩，于所生，輝百餘日，無命不育，妾誠自悲傷，爲之憔悴，姑長上下，益見矜憐，羣續復已子率，重見鎖撫，妾所已訖，心盡力，皆如養輝，故率至于有識，不自知非妾之子也，率生過周，而僑妾張始生子，纂于時，羣尚平存，不己爲疑，原薄及羣，以率賜妾之意，非惟已續僑之嗣，乃已存妾之

身妾所曰得終奉烝嘗于賀氏緣守羣信言也率年六歲纂年五歲羣始喪亡其後言語漏洩而率漸自嫌爲非妾所生率既長與妾九族內外儕姑姨之親而白談者或曰僑既有纂其率不得久安而妾子若不去則是與爲人後去年率卽歸還陶氏僑時寢疾曰吾母兄平生之所共議也陌上遊談之士遽能深明禮情當與公私共論正之尋遂喪亡率既年小未究大義動于游言無曰自處妾亦婦人不達典儀唯曰聞于先姑謂妾養率曰爲己子非所爲人後也妾受命不天嬰此楚獨少訖心力老而見棄曾無媿羸式穀之報婦人之情能無怨結備論其所不解六條其所疑十事如左夫禮所謂爲人後者非養子之謂而世之不深案禮文恆合此二事曰相疑亂處斷所曰大謬也凡言後者非並存之稱明死乃至哀死不先養今乃曰生爲人子亂于死爲人後此妾一不解也今談者曰僑自有纂不嫌率還本也原此失禮爲後之意傳曰

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今僑上非大宗率不爲人後何係于有
繁與無繁乎此妾二不解也夫呂支子後大宗者爲親屬既訖無
呂序昭穆列親疏故係支于宗使百代不遷故有立後之制今呂
兄弟之子而比之族人之子後大宗此妾三不解也凡爲後者降
其本親一等呂成人之性奉父母之命而出身于後豈不異嬰孩
之質受成長于人不知所生惟識所養者乎鄙諺有之曰黃鷄生
卵烏鷄伏之但知爲烏鷄之子不知爲黃鷄之兒此言雖小可以
喻大今呂義合之後比成育之子此妾四不解也禮傳曰爲人後
者爲所後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義比
于子而恩非子也故曰爲後者異于爲子也今乃呂爲後之公義
奪育養之至恩此妾五不解也與爲人後者自謂大宗無後族人
又旣已選支子爲之嗣呂今人之中或復重爲之後後人者不二
之也自非狗爵則是貪財其舉不主于仁義故尤之也非謂如率

爲嫡長先定庶少後生而當曰爲譏此妾六不解也妾又聞父母
之于子生與養其恩相半豈胞胎之氣重而長養之功輕孔子曰
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母故服三年詩曰父兮生我母兮
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
極凡此所歎皆養功也螟蛉之體化于蜾蠃斑氏之族乳虎紀焉
由此觀之乳哺之義參于造化也今率雖受四體于陶氏而成髮
膚于妾身推燥居溼分肌損氣二十餘年已至成人豈言在名稱
之間而忘成育之功此妾一疑也夫人道之親父子兄弟夫婦皆
一體也其義父子手足也兄弟四體也故曰兄弟之子猶己子故
曰相字也今更曰一體之親擬族人之疏長養之實比出後之名
此妾二疑也夫子之于父母其情一也而有曰父之尊厭母之親
曰父之故斷母之恩曰父之命替母之禮其義安取蓋取尊父命
也凡嫡庶不分惟羣所立是君命制于臣也慈母如母生死勿怠

是父命之行于子也。妾之母率尊命則由羣之成言本義則僞之猶子計恩則妾之懷抱三者若此而今棄之此妾之三疑也。諸葛亮無子取兄瑾子喬爲子。喬本字仲慎及亮有子瞻曰喬爲嫡故改字伯松不曰有瞻而遺喬也。蓋曰兄弟之子猶己子也。陳壽云喬卒之後諸葛恪被誅絕嗣亮旣自有後遣喬子攀還嗣瑾祀明恪若不絕嗣則攀不得還亮近代之純賢瑾正遠之達士其兄弟行事如此必不陷子弟于不義而犯非禮于百代此妾四疑也。春秋傳曰陳女戴嬀生桓公莊姜曰爲己子言爲己子取而字之傳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往而承之也取而字之者母也往而承之者子也在母母之仁也則螺贏之青螟蛉在子子之義也則成人之後大宗也苟能別曰爲己子與爲人後之子不同文也則可與求禮情矣曰義相況則宗猶父也父猶母也莊姜可得子戴嬀之子繫之于夫也兄弟之子可曰爲子繫之于祖也名例如此而論

者弗尋。此妾五疑也。董仲舒一代純儒。漢朝每有疑議。未嘗不遣使者訪問。呂月言而折中焉。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棄兒乙。養之。曰爲子。及乙長。有罪殺人。呂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春秋之義。父爲子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夫異姓不相爲後。禮之明禁。仲舒之博學。豈闇其義哉。蓋知爲後者。不鞠養鞠養者。非後而世人不別。此妾六疑也。又一事曰。甲有子乙。呂乞丙。乙後長。大而丙所成。青甲因酒色。謂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曰。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能生乙。不能長育。呂乞丙。于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夫拾兒路。竊斷曰。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于不坐之條。其爲子奪不亦明乎。今說者不達養子之義。唯亂稱爲人後。此妾七疑也。漢代秦嘉早亡。其妻徐淑乞子而養之。淑亡。後子還所生。朝廷通儒。移其鄉邑。錄淑所養。

子還繼秦氏之祀異姓尚不爲嫌况兄弟之子此妾八疑也吳朝
周逸博達古今逸本左氏之子爲周氏所養周氏又自有子時人
不達者亦譏逸逸數陳古今故卒不復本姓識學者咸謂爲當矣
此妾九疑也爲人後者止服所後而爲本父服周一也女子適人
降所生三也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三也諸侯之庶子不得服其
母四也庶子爲王不敢服其母五也凡此五者皆制人情禮稱曰
義斷恩節文立焉率情立行者夷狄之道也愚世人不能錯綜禮
文表裏仁義亂于大倫故漢衰曰諸侯嗣天子各還尊其私親曰
爲得周公嚴父之義而不知其大悖國典夫未名之子死而不哭
旣名之後哭而不服三殤之差及至齊斬所稟所受其體一也而
長幼異制等級若此又今世人生子往往有殺而不舉者君子不
受不慈之責有司不行殺子之刑六親不制五服之哀賓客不修
弔問之禮豈不曰其蠢爾初載未夷于人乎生而殺之如此生而

棄之受成長于他人則追名曰本吾子也乃全責曰父子之恩自
同長養之功此妾十疑也通典六十九

衛鏐

鏐字茂猗河東安邑人廷尉衛展女汀州刺史江夏李矩妻善

鍾絲書法世稱衛夫人王羲之師事之子充中書侍郎亦善楷

法案百書李充在文苑傳別有李矩字世迥平陽人非即此

與釋某書

衛楷首和南近奉敕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師書耳但衛隨世所學

規摹鍾繇遂歷多載年廿著詩論草隸通解不敢上呈衛有一弟

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道媚師可詣

晉尚書館書耳仰憑至鑒大不可言弟子李氏衛和南道化閣帖五

筆陣圖

夫三端之藝莫先乎用筆六藝之奧莫匪乎銀鉤昔秦丞相斯見

周穆王書七日興歎患其無骨蔡尚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故知達其源者少闇于其理者多近代已來殊不師古而緣情棄道纔記姓名或學不該贍聞見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虛費精神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今刪李斯筆妙更加潤色總七條并作其形容列事如左貽諸子孫永爲模範庶將來君子時復覽焉筆要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其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強者其規取煎澗新石潤澀相兼浮津耀墨者其墨取廬山之松煙代郡之鹿膠十年已上強如石者爲之紙取東陽魚卵虛柔滑淨者凡學書字先學執筆若真書去筆頭二寸一分若行草書去筆頭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墨畫波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若初學書先須大書不得從小善鑿者不寫善寫者不鑿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猪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

從其消息而用之。

一 如千里陣雲隱隱然其實有形

、 如高峰墜石磕磕然實如崩也

、 陸斷犀象

、 百鈞弩發

、 萬歲枯藤

、 崩浪雷奔

、 勁弩筋飮

右七條筆陣出入斬斫圖。執筆有七種。有心急而執筆緩者。有心緩而執筆急者。若執筆近而不能緊者。心手不齊。意後筆前者。敗。若執筆遠而急。意前筆後者。勝。又有六種用筆。結構圓備如篆法。飄颺灑落如草書。凶險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白。耿介特立如鶴頭。鬱拔縱橫如古隸。然心存委曲。每爲一字。各象其形。斯超

妙矣。古道畢矣。永和四年上虞製記。唐張彥遠法書要錄一御覽池編曰此爲王羲之書論長文又云書傳右軍所作後見張彥遠要略曰爲衛夫人之辭

謝道韞

道韞安西將軍謝奕女江州刺史王凝之妻有集二卷

論語贊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庶則大矣。比德中庸。斯言之善莫不歸宗。竊者乖木。妙極令終。嗟我懷矣。興言攸同。孔子曰。民之於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未見蹈仁而死者矣。藝文類聚五十五

陳竊

竊武平都尉陶融妻有集一卷

箏賦

伊夫箏之爲體。惟高亮而殊特。應六律之修和。與七始乎消息。括

八音之精要超眾器之表式后夔創制子野考成列柱成律既和
且平度中措模不縮不盈總八風而熙泰羌貫微而洞靈牙氏攘
袂而奮手鍾期傾耳已靜聽奏清角之要妙詠騶虞與鹿鳴獸連
軒而率舞鳳踰險而集庭汎濫浮沈逸響發揮翁然若絕皎如復
迴爾乃祕豔曲卓礫殊異周旋去韻千變萬態

按文類聚四十四
又初學記十六引

李氏

李氏東陽太守袁宏妻

弔嵇中散文

宣尼有言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自非賢智之流不可冒褒貶
明德擬議英哲矣故彼嵇中散之爲人可謂命世之傑矣觀其德
行奇偉風韻劭邈有似明月之映幽夜清風之過松林也若夫呂
安者嵇子之良友也鍾會者天下之惡人也良友不可冒不明明

之而理全惡人不可已不拒拒之而道顯夜光非與魚目比映三
秀難與朝華爭榮故布鼓自嫌于雷門礫石有忌于琳琅矣嗟乎
道之喪也雖智周萬物不能違頓沛之難故存其心者不曰一管
累懷檢乎迹者必曰纖芥爲事慨達人之獲識悼高範之莫全凌
清風曰三歎撫茲子而悵焉聞先覺之高唱理極滯其必宣依千
載之大聖期五百之明賢聊寄憤于斯章思慷慨而炫然御覽五
六

陳玠

玠都水使者徐藻妻有集五卷

石榭賦

惟木之珍莫美石榭權鮮葩于青春結芳實于素秋御覽九
百七十

陳璆

璆海西合劉臻妻隋志注作劉驎妻有集七卷

與妹劉氏書

伏見偉方所作先君誄其述詠勳德則仁風靡墜其言情訴哀則
孝心已徹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聿脩若斯者乎執詠反覆觸
言流淚感賴交集悲慰並至元方偉方竝年少而有盛才文辭富
豔冠于此世竊不自量有疑一言略陳所懷庶備起子先君既體
弘仁義又動則聖檢奉親極孝事君盡忠行己也恭養民也惠可
謂立德立功示民軌儀者也但道長祚短時乏識真榮位未登高
志不遂本不標方外迹也老莊者絕聖弃智渾齊萬物等貴賤忘
哀樂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輒引已爲喻耶可共詳之

類聚二

十一

荅舅母書

元方春秋始富德業亦隆弘道博文才質兼備黃志與時暘榮耀
當年豈意一朝冥然長往元方冲幼過庭莫聞聖善明訓業成三

徙亦既冠婚雙譽允集庶幾偕老色養膝下而殃厲橫流艱禍仍
遘媛姊傾逝宗模永絕姊方玄華竝夭減年豈慮豈圖禍降彌酷
良才大于始立崇基殞于一匱仰痛殄滅俯悼二弟斯人斯命當
可奈何母年踰耳順備經百罹一紀之中四遇至痛目前廓然三
從靡託窮悼中發情馳難處并續文類聚
三十四

正旦獻椒花頌

璇宮

御覽作
璇宮

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暉澄景載煥美哉

晉書作標
美書鈔作

美靈葩爰采爰獻聖容暎之永萬於萬

藝文類聚四又八十九晉
書列女傳北堂書鈔一百

獻春頌

玄陸降坎青遠升震陰祇送冬陽靈迎春

初學
記三

五時畫扇頌

炎后飛軌引曜丹塗
蕤賓應律融精協曦
五象列位品物已垂兌

降素獸震升青蠟日月澄暉仙章來儀仰憩翠巖俯映蘭池靈柯
幽藹神卉參差如山之壽如松之猗永錫難老與時推移

藝文類聚六十

九初學記二十五

進見儀

正月七日上人勝于人

御覽三十

王劭之

劭之劉柔妻有集十卷

懷思賦

超離親而獨寄與憂憤而長俱雖亮分已自勉曾無閒乎須臾思
遙遙而冲憊疾結滯乎肌膚憶昔日之權侍奉膝下而怡裕集同
生而從容常欣泰已迅豫何遲遲之偏否獨遯隔于修路何恆烏
之將分猶哀鳴已告離況遊子之眷慕執殷思之可靡于是仲秋
蕭索葭收西御寒露宵零落葉晨布羨歸鴻之提提振輕翼而高

舉志眇眇而遠馳，悲離思而嗚咽。彼蓮物而推移，何子思之難世。
聊摩翰曰寄懷，悵辭鄙而增結。菽文類聚二十
初學記十七

春花賦

千葩粲其昭晰兮，百卉蓓而同榮。蘭圃翹已含芳兮，芝薄振而沈
馨。翠穎競臻，眾條頽英。或異色同形，或齊芳殊制。自然神查，不可
勝計。爛若羅宿之垂光，灼若隋珠之宵列。爽若翡翠之羣翔，練若
珊瑚之映月。詩人詠曰託諷，良喻美而光德。準工女于妙規，飾王
后之首則。菽文類聚
八十八

姜嫄頌

英英姜嫄，實德之純。肇承靈瑞，武敏是遵。誕育岐嶷，毗贊皇綸。播
殖之訓，萬葉攸循。

啟母塗山頌

塗山靜居，玄耶悟幾。大禹至公，過門不歸。明此道訓，孩胤是綏。仁

哲曰成永繫天暉

藝文類聚十五

靈壽杖銘

籊籊鮮韜秀彼崇嶸下澤蘭液上瑩芳霄貞勁內固鮮粲外昭耀

質靈蒼作珍華輒杖之身安越澗松喬

藝文類聚六十九

夫誄

猗猗嘉穎朝陽方翹烈風嚴霜殞此秀條璇璣倏忽四序競征清

商激宇蟋蟀吟橘

藝文類聚三十七

孫瓊

瓊松陽令鈕滔母有集二卷

悼艱賦

伊稟命之不辰遭天難之靡忱夙無父之何依哀壑瘁已抽心覽
蓼莪之遺詠詠肥泉之餘音經四位之代謝雖積祀而思深伊三
從而有歸爰奉嬪于他族仰慈姑之惠和荷仁澤之陶渥釋褻服

日斬衣代羅幃。已縞布。仰慈尊。已飲泣。撫孤景。已協慕。遇飛廉之
暴散。觸驚風之所會。扶搖奮而上躋。頽雲下而無際。頓余邑之當
春。望峻陵而鬱青。瞻空宇之寥廓。愍宿草之發生。顧南枝。已永長。
向北風。已飲泣。情無觸而不悲。思無感而不集。魏文類聚
三十四

送蔡賦

攷茲器之所起。實侯氏之所營。遠不假于琴瑟。顧無取乎竽笙。爾
乃陟九峻之增巖。瞻承溫之朝日。剖嶧陽之孤桐。代楚宮之椅漆。
徵班輪之造器。命伶倫而調律。浮音穆。已遐曷。沈響幽。而若絕。樂
操則寒條早榮。哀曼則晨華朝滅。邈漸離之清角。超子野之白雪。
然思超梁甫。願登華岳。路嶮悲秦。道難怨蜀。遺逸悼行。邁之離秋。
風哀年時之速。陵危柱。已頽頽。憑哀弦。已躑躅。于是數轉難測。聲
變無方。或冉弱。已飄沈。或頓挫。已抑揚。或散角。已放羽。或摠微。已

騁商

魏文類聚卷四十四初學記
十六未有于是而已矣

后夔正樂唱引參列宋女揮絲秦娥撫箏

初學記十六

與虞定夫人薦環夫人書

瓊聞興賢崇德聖主令典旌善表操有邦盛務伏見族祖吳國亡
民富春孫彥妻環少厲合節服膺道教遠適孫氏恪居婦職宗姻
有聲奉禮未周彥母喪殯喪殯半年彥奄亡沒環率禮奉終抗義
明節傾竭私產已供葬送禮服既終前無立子家欲改醮誓而不

許

菑文類聚十八

荅虞吳國書

咸和中避蘇峻亂于臨安山吳國遣使餉饋乃荅書曰此果有胡
桃飛穰飛穰出自南州胡桃本生西羌外國外剛內柔質倍古賢
欲已奉貢

菑文類聚八十七
御覽九百七十一

與從弟孝徵書

省爾讓我已養鵠乃戒已衛懿滅斃之禍斯言惑矣吾未之取彼

衛懿之妖民無役車之載鶴有乘軒之餽禍敗之由由乎失所若
乃開圃卽于靈圃沃地矩乎神沼文魚躍于白水素鳥翔乎神州
豈非周文之德大雅所脩哉夫嘉肴旨酒非不美也夏禹盛旨陶
豆殷紂著旨玉杯而此聖旨興彼愚旨滅蓋置之失所如其無失
來難可施乎

藝文類
卷九十

與從祖虞光祿書

賜琉璃盃

御覽七
百六十一

公孫夫人序贊

夫人姓公孫氏會稽剡人也夫人資三靈之清懿誕華宗之澄粹
奇朗照于齟齬四教成于弱笄慈恩溫恭行有秋霜之潔祗心制
節性同青春之和敦悅憲章動遵禮規居室則道齊師氏有行則
德配女儀禮服有盈籩豆無關猗歟夫人天姿特挺行高冰潔操
與霜整性揚蘭芳德振玉穎猗彼瓊林奇翰有集展彼碩媛含德

來竊動與禮遊靜已義立

蘇文類聚十八

羊氏

羊氏王倫妻

安石榴賦

振綠葉于柔柯垂彤子于累房

御覽九百七十

張君平

君平未詳

與妹書

念諸里舍皆富財賄袿襦襲蔽紛華照曜于是之際想汝懷愧

御覽

六百九十一引婦人集案婦人集宋司空徐湛之撰則君平必在宋目前張采曰爲晉人今從之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四終